

美 帝 經 濟 危 機

參考資料：乙——第六號

大連經濟研究會編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刊

誰都知道，美國大亨們在第二次大戰中劫奪了比第一次大戰中更多的橫財，但誰也都知道，將由於這些更多的橫財而加速了經濟危機的到來。第一次大戰後，帝國主義經濟的膿衣尙勉強渡過『安定』的十年，但第二次大戰僅僅三年，就被卓越的蘇聯經濟學者指出：一九四九年美國將爆發經濟危機。現在從失業、生產、通貨、證券等惡劣現象再反映到內政、外交上是更加明顯了！我們搜集了幾篇有關美帝經濟危機的論文（雖有些觀點不恰當）和新聞資料即可窺見其一般，用以研究其經濟矛盾的多樣性與不可避免性，並從而理解其『紙老虎』的實質。

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將促使帝國主義陣營中的危機更加深刻化。

目錄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二
美國目前的經濟危機·····	六
蕭條在爬到美國頭上來了·····	一五
美國經濟危機的信號·····	二二
美國面臨經濟的風暴·····	二八
論美國經濟現勢·····	三〇
備戰解決不了經濟危機·····	三六
獅子、虱子、陷阱——論美國經濟恐慌·····	四三
「杜魯門不景氣」的發展·····	四六
北大西洋公約與美國經濟危機·····	五〇
現代美帝國主義的經濟矛盾·····	五七
新聞資料·····	七八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一二六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二十世紀初葉爲新的最終代替舊的資本主義制度所標誌着。資本主義已經走向它發展的最高和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別的歷史階段。這一個特點，正如列寧所指示，是三重性的：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生在年代上跟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的開端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總危機的出現却是在帝國主義基礎之上，形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段的一部份，在帝國主義範圍內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資本主義總危機——這是世界經濟資本主義制度衰頹、震撼和崩潰的時期。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尖銳化在現階段上已在帝國主義制度殖民地體系危機進一步深刻化中反映出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極端尖銳化了，並造成了帝國主義殖民地體系危機的基礎。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這一危機更加尖銳化和深刻化了。帝國主義列強現正面臨着喪失自己的後方，也就是說，面臨着喪失其殖民地的危險。各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解放運

動，逐步地展開，採取了跟帝國主義武裝鬥爭的形式（如：印尼、越南、緬甸、馬來亞等）。這，毫無疑問地，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在其發展及進一步尖銳化中的新階段。

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階級鬥爭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中表現得尤其尖銳。這種尖銳化無論是正把勞動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方面也好，無論是在其政治鬥爭方面也好，都表現出來了。對工人階級的掠奪已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資本家們剝削工人，將巨額利潤填進自己的口袋，勞動大眾更加堅決地反對剝削，並越發起來進行革命。罷工運動的增長就說明了這點。比如，在美國，一九四六年罷工者有四百六十五萬工人，為全體就業工人百分之十四點五。一九四七年的罷工運動幾已超過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九年這一期間罷工運動的兩倍。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在法國展開了。尤其是持續兩月之久的法國礦工的罷工都說明了這一點。罷工運動在英國也達到了廣大的規模：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在英國因罷工而損失了一百五十八萬六千個工作日——比一九四七年同期多損失了二十五萬個工作日以上。

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羣衆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能不使資本主義發生動搖，不能不加強勞資之間的矛盾，不能不使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

總危機時期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產生着進一步的集中化。然而，是否可能因此便使資本主義恢復其以往的鞏固呢？當然，是不可能的。生產集中化必然引起生產和生產力的增長。但是，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與其目的為確保資本家高額利潤的生產的增長，勢必遭到千百萬勞動大眾的貧窮及物質保證的降低，這一切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不可避免的危機，失業者的增長等的原因。千百萬勞動羣衆永遠不能滿足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需求，資本主義總危機加速着經濟危機的到來，並使危機更加延長與破產更甚。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對這便是很好的例子。這一危機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

向後拋去很遠。因之，生產合理化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深刻化的因素之一。

生產機構慢性的停滯與經常大量的失業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的最重要的表現。斯大林同志在聯共黨（波）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遺留下了各企業慢性的停滯和從後備軍變成了失業者正規軍的千百萬失業者大軍的存在，這一嚴重的後果。』（『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三五二頁）

我們現在舉幾個例子。比如說，在美國冶金的利用佔生產力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電氣爐為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人造橡皮為百分之三十。與此同時失業工人亦迅速增長。甚至根據官方的大大被縮減了的材料，美國失業者與半失業者數目已達一千一百萬人。企業慢性的停滯和慢性的失業使人民羣衆的需要減少。這在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七年時期美國工人實際工資與物價高漲的對比上可以看出來，大約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現階段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尖銳化還表現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鬭爭的尖銳化方面。美英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便是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基本矛盾。這些矛盾首先是表現在對西歐、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場爭奪上，表現在與德國問題，特別是與魯爾問題有關的矛盾中，還表現在美國資本侵入英國殖民地及其自治領（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和爭奪近東的石油等方面。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英法之間，英比之間也存在着不少尖銳的矛盾。

這樣一來，我們看到，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生，資本主義已不再是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包羅萬象的、穩定的、堅固的了。這樣的鞏固性它永遠再也不可能達到了。『……帝國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由資本主義中成長着的壟斷，是資本主義的已經死亡，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開端。帝國主義之將勞動巨大的社會化……也意味着同樣的東西』（列寧）

資本主義已在走着下坡路。它成了人類進步的障礙，而已經引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冒險政策的繼續，對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來說，乃是主要的危險物。因此，資本主義必須被推翻。但是，爲此僅賴這一或那一國家中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客觀的革命形勢是不够的。爲此要求，當然還要加上主觀的因素，這一因素便是共產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才剛剛產生。它們是衰弱的，還不會波爾什維克化，它們沒有鬭爭的經驗，也就是說，沒有我們黨在它領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候所有的一切。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大大地發展了，壯大了。在很多國家裏，它們已成了最強大的政黨（法國、意大利、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它們已把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了，並與農民階級和勞動知識份子建立了最廣泛的聯系。很多國家內，共產黨都是勞動羣衆在跟帝國主義的鬭爭中的領導和組織的力量。共產黨的影響與威信的增長是使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尖銳化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美國目前的經濟危機

聞初譯（美Farph Peter作）

今天某些美國的統治集團的腦子裡，正在想像着美國巨像跨越世界，所以摩拳擦掌地企圖佔有世界霸權。然而若有人敢於靠緊這一巨像，那麼就會發現他的雙足乃是膠泥所構成，拖到那剛強的胸部前的頭髮是假髮，其吼叫聲也只是淒涼而亂人心曲的一種泛音。你並不需要追憶那十年以上的往事：那時候，這一巨像着實是一副洩了氣的樣子；在歷史上尖銳地表現了一副極其不振的樣子。

今天，所有經濟的闡述，却表示美國資本主義是在安享其和平時期的最大勃興。例如，聯邦基金會的工業生產率在過去兩年內維持着一八〇——一九〇的水平（一九三五到三九年等於一百）。這是否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克服了呢？是否有理由相信美國資本主義那些夜郎自大的叫賣販子在企圖霸占世界底經濟生命上、戰略地區上已有堅強的基礎了呢？抑或是我們斷言他們止在走着下坡路，將面臨接踵而來的生產降低與大眾失業的問題呢？

美國在一九二九年所遭受的破產性的打擊，以旋風式的大風暴引起了長期的蕭條，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迫使許多不願承認其本身矛盾的經濟理論家也得默認這一事實。今天，雖然他們不承認這一點，但許多教授派的經濟學家，却體會到馬克思遠在一百年以前的天才論斷——增大了的工業生產力與縮小了購買力底受剝削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

這對於美國資本主義——日趨生產更多的貨物，却伴隨着勞動力日益極端地減少——可以說給予毫不留情的打擊，致使他們手足無措。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生產力的提高自然會保證較好的生活；

一切優越的條件具備了，當然享受安逸的生活也會獲得保證。然而這是一個冷酷事實。即在資本主義下，不僅不會帶來繁榮，而且會帶來「人口過剩」與「生產過剩」，並預示出失業、怠工、飢餓與蕭條。

在羅斯福時代，那時政府企圖解決這些問題而和它作着搏鬥。這裡根據凱恩斯的訓言來敘述一下，並援引其教理的大意：我們經濟的疾病，主要由於失業。假如我們能够充分就業，就必須有一個經濟活動；但它受限於國民收入的範圍以內的。因此聯邦政府應該有一個確定的全國目標的國民收入，同時政府也應有一個確定的政策，俾保證這一個目標的實現。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的時候，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發表了一些關於「充分就業經濟」的文字，或多或少地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至於我們考查這些戰後經濟分析，乃是義不容辭的事。它在戰爭結束以前就在發展着，我們且將這一段時期的實際經濟情況來做一番比較。

在戰後數目中的「充分就業」被規定為：就業水準驅使從事二千億美元（一九四四年價值）的國民總生產（即國民收入、商業儲蓄及納稅的總數）。故需要六千萬的勞動力，包括一百五十萬失業工人（其說明為彼此尚在改變職業中），同時可能包括二百五十萬的士兵。

在這一分析處理上最大問題在於消費力。我們是否爲了購買價值二千億美元的貨物與相當的服務，而一定要化費二千億美元以保證充分就業與充分生產呢？爲了回答這一個問題，新派經濟學家們將經濟劃分爲三個集團：①個人消費者；②商業機構；③政府。所有這些集團，一並說明全部支出，而以所籌得的經費進行生產。因此，預算也依每一個集團所能負擔「支出」的程度來決定，以便達到二千億美元的目標。

關於消費者的支出是基於收入來決定，因此政府及商業的支出便成爲戰略因素。然而，試總結一

下一九四四年的稅收，並檢討一下過去的經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不了解：消費者怎麼會希望支出大約一千二百億到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目。由此看來，商業與政府所支出的七百五十億美元便失却了平衡。

然而商業所企求的支出數目又是多少呢？正因為這一點，經濟學家便急遽的陷入了工業生產力過剩的矛盾中。商業投資的未來水平底預算，乃憑藉於執行部分「並基於目前我們的機械廠及設備的質與量」來定奪，故得出了「頗悲觀的結論」，某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便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在倘無任何革命情形發生時，對於目前我們機械廠與設備是絕對有利的，但若沒有龐大的輸出計劃，則私人資本組成部分如何能使每年二百億美元的過剩額得以平均，是頗難瞭解的」（依照一九四四年的物價計算）。

這種對商業支出的糊塗觀念乃基於一個事實而惹起：即戰前的商業投資日趨下降。而且可以更切確的說，廣大的游資在過去的三十年代都徒然沉浸於利潤機會的爭奪，致使美國經濟學家搖頭不已。同時，每年商業支出從未達到二百億美元，也是值得追憶的事。

加之，在戰爭結束時（迄今還是這樣）的未來投資問題由於美國工業生產力的龐大，而致無法獲得解決。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化去了二百五十億美元以上，其中主要為政府的支出，以及從事新機械廠的建造與舊機械廠的擴充與重建。而且有些新機械廠被嚴重的視為「戰時嬰孩」而無和平時期的效用。更有甚者，其中很多機械廠以令人難以想像的極低價格賣給私人公司。最好的例子便是：將價值二億美元的政府所建造之鍊鋼廠（在麥尼瓦 [Genoa] 與烏特 [Utah]），以四千七百五十萬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鍊鋼公司。

綜上觀之，以最具樂觀可能的觀點來看，我們應該每年有一千五百億美元的作為個人消費者的與

商業的支出。但這種預算有着相當大的距離。於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便不得不求諸政府，以籌足這五百億美元的差額，使全部國民支出達到二千億美元標準的水平。

我們應當注意到上述政府支出底目的乃在於達至充分就業，而像飢餓與失業的預備軍，他們被削減了工資，增大了剝削率，都是資本家理想的。自發作用相反地，充分就業在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心頭都是異常渴望着的；他們仍然着實地切記着三十年代的蕭條情況，同時他們還看見過戰時的生產奇蹟所帶來的充分就業。

戰時，聯邦政府並沒有在非戰事貨物上，與服務中支出過五十億或六十億以上的美元，也沒有另外給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撥過七十億、八十億美元的經濟。相反地，在一九四四年，戰爭經費却空前的提高了九百億美元。假如政府以戰爭經費的那種規模去進行支出計劃（這依照新派經濟學家的分析，要以充分就業爲前提），則社會服務還嫌不夠，同時應該具備爲公共利益而運用公共基金的辦法（即如補助金用之於消費者），因爲他們從來不希望政府供給貨物。像T·V·A之類的許多計劃，要直接與資本家的企業進行競爭，則會另生枝節。

目前，政府爲了管理財政計劃，應該向富人納稅，因爲窮人納稅是會使計劃本身遭遇失敗的。故資本家之所以極端反對上述說法，乃屬一目了然。假如我們將他們的邏輯結論加以推演，則他們至少不免會限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假如政府支出是用於提高生活水準，那麼剝削率的向上趨勢——資本主義的基本形態——也就會停止了。

龐大的聯邦計劃並不能幫助那具有高度效率的美國資本主義結構。每年爲人民利益而支出五百億美元，將要在國民生產的分業上，遭受反抗的壓力。這並不僅意味着剩餘價值率的長期趨勢的反覆。在剝削率的長期反覆提高的情況下，徹底的自由主義經濟計劃制度是不可能的。儘管所有經濟的闡述

表示上述計劃是爲國民利益但在事理上並不能因沒有資本家階級的有力反對而有所成就。當全國製造業協會及資本家們亟欲降低其國民生產部份的比率時，雖然他們保證將來不會得到大量的剩餘價值，但國民利益的下降這一事實，他們却置若罔聞。戰後的兩件事情明顯的表明了這一點，那就是：美國工人們爲了維持足夠的實際工資底鬭爭，和爲了保持物價管制，防止生活水準驚人低落的鬭爭。然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八十一屆國會中，聯合徹底推行了調整對富人的納稅法律，以及哈虎特——哈特萊法案。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荒謬的論據，完全是在爲政府開脫。他將政府視爲一個監督局，並從事「做爲緩衝者」，「填滿鴻溝」的工作。所有這些，都是爲政府鼓吹的婉轉詞句，而且都是美國自由企業所辦不到的事。同時美國政府也是全然辦不到的，而且永遠陪伴着那「自由企業」這一僕人。

然而在這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闡述盡職於政府的觀念時，却做了一件有益的事，那就是：他顯示了不平衡的永久存在性。但他不可能瞭解不平衡的基本原因；他依然是一個保守的經濟學家；因爲他爲繼續維持現狀而努力，並認爲現實具有絕對正確性。

戰後美國「繁榮」的簡短論述，使我們洞悉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假定，這裡我們有明顯的證據，斷定政府並不是以一個公正的支配者來服務的。

讓我們首先考查一下戰後美國的大「景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洞悉了國民經濟的不平衡性，於是便認爲這一不平衡被一個新的東西——「限制需求」所支撐，所補足。在戰爭所建立起的維持着需求的龐大支撐物，看成一種經特性，而認爲它還可以繼續保證戰後的長期景氣。

「限制需求」底觀念所表現的是：由於戰爭的節約所給予的惠澤，促成了雙重繁榮。首先，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給我們帶來了「黃金時代」（一定要以歐洲人來叫喊是多麼奇怪呀！）。

在這些年月，戰爭也會使我們節省足夠的貨物，去保證繁榮的繼續，並且着手生產那些失去的貨物。然而有些人却去感謝「戰爭的利益」。他們是不可能瞭解這一事實的短暫性的。

但是，即使有着對消費者需求的龐大支撐物存在，也得有一個購買力高度的水平，才能使「需求」有效。然而，這一消費者的購買力，在戰後是難予估量的。從一九四四年的戰時末期，到一九四八年的前四個月，國民收入的工資與薪金部份自百分之六六·五降到百分之六二。從戰時末期到一九四八年的四個月，工人的實際收入就跌落了百分之廿。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一段時期內，銷貨量（與物價不同）並不提高到了不起的地步。雖然購買力在減低，但戰後的景氣仍繼續着。總統經濟顧問會議的顧問們向人民大眾說過一句話：這是「暫時支撐」的成功。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對現狀的一種蜚語而已。下面的表格總結了戰後美國經濟的主要變化。

國民總生產——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註）（以十億美元為單位）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個人支出	一四七·四	一六四·八	一七五·〇
國民私人總投資	二六·五	三〇·〇	三五·〇
新建築	八·九	一一·七	一五·〇
生產者經常設備	一二·八	一七·八	一八·〇
商業貨物交易	四·八	〇·六	二·〇
純國外投資	四·七	八·九	五·〇
政府支出	三〇·八	三〇·〇	三四·〇
國民總生產	二〇九·三	二三一·六	二四九·〇

由上表看來，戰後的三年中國民總生產昇高了百分之廿。但這昇高的事實必須參照這一事實來考查：即在同一時期中，就拿勞工統計局所統計的物價水平來說：消費品價格的比率便增高了百分之廿四。

消費者的支出提高了百分之十九。因此消費者收入降低，而一般物價却在上漲。「限制需要」的因素多麼煩多呀！

其次，填平縫隙便是使未分配的貨物累積起來。以「加強需求維持的方法」來分配，其本身就是稱意的「限制需求」底必然形態；在一九四六年，這些未分配的貨物達到五十億美元的高峯，下年度（指今年——譯者）更會扶搖直上。

從這一點看來，戰後大量輸出的起伏，負起了維持景氣的任務。戰前的純國外投資——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計劃起（注意！這是以輸出遠較輸入過剩的手段），到了一九四七年便提高到每年將近九十億美元這個數目。但是輸出的增加由於二次大戰與戰後英國及西歐生產停滯，反映出諸貿易關係的不規則性。因此，在一個國際性規模上的輸出增加所表示的「限制需求」乃是一個相對的暫時性因素。例如，在一九四八年，純國外投資預算就下跌到五十億美元的水平，而這一水平乃為馬歇爾計劃所建立，所維持。

國民總生產中增加得最高的是國內私人投資這一範疇。在一九四八年調整物價的時候，它的水平是三百億美元，而遠較樂觀的經濟寓言家所預測者為高。國內私人總投資乃由貨物、新建築與生產者經常設備所形成。至於新建築，一再表現了它是「限制需求」的絕對形式，同時有着空間範圍的限制性。

國內私人總投資的最後部份是生產者經常設備。在這裡，我們把握住了機械與設備資本投資的關

鍵。它在戰後迅速擴大，反映了美國在和平期間工業活動的再改進。國內私人總投資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八年這一時期中，已達到了高峯；事實上正如聯邦基金局在這一段時期中的工業生產率。雖然投資活動的水平是相當高度性的，但必須加以闡述。至於投資水平的提高，哈特萊、W 柏克萊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九日的紐約時報上，已有過幾點主要的闡述，他批評了戰後重整軍備的法令；並估計每年全部軍備費用到一百四十億美元。談到工業家受到該項計劃的影響時，他說：「由於和平時期生產量的降低……於是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明春美國是否有國防法令的保證呢？」

這裡我們便可以得到瞭解美維持景氣的原因。政府貨物上與服務中的支出（包括社會安全事業與經常扶助金的支付），在一九四八年到達了三百四十億美元，包括一百四十億的「國防最低費用」的特別預算。此特別預算已非一小小的款項，在某種意義講來，「國防最低費用」的本身遠較其數量為大。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看見美國政府所寄託的道義建築①「國防經濟」的出現（其形式如戰爭恐怖的傳播，間諜計劃的制定等），於是私人企業便以其道義的支持，而在目前的經濟活動中維持其高度的利潤。

由上述最後分析看來，美國資本主義的最主要「支柱」是政府經費。在新派經濟學家的眼中（我們已洞悉的意圖），政府經費有其永恒的必然性。我想的確也是這樣，因為其他支柱都被認為是暫時性質呀！美國享受了無比的莫大的戰後利益，然而，今天即使連新起的大批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為龐大的政府經費並不能永恒的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我們得到了下述結論：

目前美國資本主義正處於一般性的危機中，而只有政府經費纔是繼續資本主義制度的良藥。同時，也只有政府經費這一形式纔適應於大商業。這僅不過是準備戰爭的經費吧了。

由此看來，美國國民生產比例上增大的部份，已變成作為我們貢獻給唯一「自由企業」制度的貢

獻物——社會福利事業。在一九四八年，即由五美元中的國民生產中抽去一元作為該款項（即指所秉賦的貢獻物——譯者）。我們將在一九四九年——日益增大準備戰爭的費用與統治世界的費用底歲月——看到貢獻物的隨之增大。

美國資本主義已達到了凱恩斯的充分就業的美夢，但是這狀態的維持，是經常地需要戰爭來彌補其日益增大的缺點的，然而戰爭在什麼時候才會爆發呢？美國資本主義是絕不能排除其危機的，種種手段僅顯示了危機以另一個新的形態出現。在這一新的階段中，三十年代的惡魔（不景氣，大家失業）又會是新復舊到四十年代——一個無比而具破壞性的原子戰爭。因此，美國戰後無規則性的繁榮，是由於以一種狡詐的手段將不景氣與另一次世界大戰緊緊繫起來。然而站在另一端的美國人民是終結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同時是決定美國資本主義命運的力量。（譯自現代週刊一九四八年——四九年——冬季號——）（大公報——二月十五日）